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參閱

方侍御奏疏

疏

方日乾

撫恤屯田官軍疏

南畿屯政

一曰召佃 看得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于賠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間有暫荒之田。易于開

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

于派數肥瘠寬狹不得其宜者有之不特圩畝雜

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名。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

遠也。以故軍士賭粟不堪漸有逃亡者矣

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

率全糧。彼欲兼領。又患窻遠。孰貪一二畝之便。而任

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地。而賠五十畝之稅哉。人視

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賠者愈賠。患不得息

自非朝廷寬恩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

耕之期矣。今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

各擇所便開耕。具告本衙門。計畝定稅。給帖承耕。免

其二年租稅。不許屯田官分外科擾。候三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爲有見。蒙本院備劄到職。切惟前項荒田零坵。隔遠則不便於全領。荒蕪則不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租稅。則人憚於賠糧而不敢佃。卽今勘得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畝。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儘堪耕闢。乞聽本衙門多方招人佃種。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佃五畝者納五畝之稅。十畝者納十畝之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

量寬二年稅糧。以爲牛犂種子之費。候三年成效。一體徵納。成熟之後。若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後。另爲區處。如無補役復業之軍。則永爲已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于全領。又不患于賠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于虧欠矣。

一曰蠲逋。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年分屯糧。共一萬五百石。各衛掌印官。并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參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

徵收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勘得各衙拋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頃。訪得前項無徵糧稅。每年俱係各戶包補。如豐成之際。猶隱忍代賠。至薄收之年。僅可自完本戶錢糧。誰肯鬻妻典子。爲人賠納。此蓋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俸糧住支已久。彼拖欠數少者。猶望豐成處置賠足。如南京和陽一衛。欠下五千餘石。縱得豐年。亦無賠納之計。若各官俸糧。再無關支之望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各官住過俸糧。通行扣算。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

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舒。補完。蒙本院
備劄到職。竊惟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
准抵逋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合無照各年分豁災
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墾荒地若干。所欠屯糧
悉爲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
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暫准開俸。其餘
二分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俸。
庶幾人心有所遵循。漸次補完。否則各官之俸可住。
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于此。軍

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久住。日用無措。未免侵尅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爲愈也。如蒙乞賜施行。非惟屯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擾之虞矣。

一曰薄徵。照得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每畝納銀一分六厘。蓋又輕矣。看得比較之田。屯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納糧

一十八石內准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得
爲重但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時疫
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
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葭莽極
目不勝淒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
年俱係衆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賠補反
覆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今極矣今南京戶科
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欲將三則之內一項
停免候年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

種若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田頃畝若干姑且停免
以待召佃成效一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蒙
本院備劄到職看得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屯
田俱係在冊正額遂欲除額一項恐亦有碍如云將
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效一體徵收切恐法
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復召
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等
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淮巡視屯田
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累次題請欲通查各衛墾

荒田若干頃畝。坍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厘。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爲永久可行之規。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計算勘實各衛坍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委實崩坍。合應除豁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畝的係久荒。難于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合無照依都御史杭淮等官所議。將前項坍江田畝。悉爲除豁。比較荒田俱減作改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衛新增

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五厘，共加出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準備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五升二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陞作五升三合五勺，共陞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坐畝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爲已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三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則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

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廢久遠措力極難則雖薄徵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爲之計查得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槩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紙二十紙者有之硤瘠不堪之田俱著貧軍領佃賠補稅糧最爲作弊合無通查衛所戶由每戶多領二紙以上每三紙者著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

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待十年之後。成熟已久。仍當復作比較。國稅可增。人心亦願。如蒙採擇施行。則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弊庶幾可清矣。

興利救弊以裨屯政疏

南畿屯政

欽命巡按南京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縣清理錦衣等四十二衛屯田。照依清軍事例。三年滿日。差官更替。自揣微才。莫勝重寄。奉命以來。已經三年。計日雖多。全無寸補。用心徒切。寔有餘慚。但巡歷久而風土

浸達咨詢遍而利病頗知得于目擊耳聞未敢條分縷析姑以至切要者言之夫興利莫先于賑濟補弊莫急于坍江賑濟預則饑年不至于逃竄坍江補則窮軍不苦于包賠屯務最切要者宜無有過于此也謹以便宜二事具本奏陳如蒙采納實軍民之福也

一曰備賑濟 臣惟南京各衛操備駕船運糧各項軍役固皆貧苦然未有如屯軍貧苦爲最甚者蓋各項軍役俱有月糧可資屯軍則自食其力輸糧于公牛具種子備不及時收成鮮薄僅足爲納糧贍家之

用。一遭荒歉，輒至流移。宣德成化年間，屯所饑荒，陸續借過應天府常平倉糧四萬餘石，賑濟軍士，賴以存活。自此以後，歷弘治正德至今五十餘年，饑荒累見，不復聞有賑恤之舉。蓋由本衙門自無蓄積，饑荒之際，欲頻借貸，勢固難爲。奉職之臣，坐視軍士離散，再無別處。至于弘治年間，巡屯御史亦曾建議，欲于各屯設立倉廩，將本衙門一應問過詞訟贓罰紙價銀兩買穀上倉，以備賑濟，亦一策也。但各衛三十六屯地方四散，若葢草廩，約有數十餘所，土木工力，先

難措辦、且無均徭斗級看守人役、謀議疎濶、事寢不行、臣看得各衛屯所、俱雜處應天等府州縣地面、臣奉命以來、問過贓罰紙米贖罪等項價銀紙價以十分爲率、八分除解南京都察院作正支銷、二分本衙門公用外、查得罰銀尚有一千七百餘兩、贖罪稻穀三千二百餘石、見貯各府州縣倉庫、越今豐成之際、動支前項銀兩、差委廉能官員、照依時價收買好穀、并原贖罪穀石、俱仍貯各倉、自此以後、但問過贓罰紙價、逐年查考、收買穀石貯積、各收倉廩、若遇有大

荒之年，審實極貧軍餘，各就該地方倉廩支領造冊
奏繳，庶倉廩無創立之煩，閭支有附近之便，深爲便
益。再照南京總督衙門總理屯務，各年批發各司詞
狀，贖罰紙割贖罪，穀石數多，亦俱貯各府州縣庫倉，
如蒙一并存留，以備屯田賑濟，如此則積穀益多，賑
貸有賴，屯軍不致失所矣。

一曰處坍江 臣惟南京各衛所屯田，大半附江，原
無高堤捍禦江流，只靠沿堤栽插柳樹，潮水一漲，漫
不可支，年復一年，江形漸移，附近田土漸次坍沒，其

未沒者。江湖往來亦成廢地。近年子粒俱係各軍包賠。甚可憐憫。臣于嘉靖八年已經遵命處補坍江田三十九頃餘畝。由是以來。又經三年。近歲江湖尤爲橫暴。濱江處所。復多坍沒。本年正月內。據和陽等衛陸續呈報。坍江田畝數目。并各軍賠糧情狀。到臣。最爲困苦。查得臣先年處補荒田。剩有餘糧七百一十餘石。及陞科過營房等地餘糧。約有二百餘石。皆係額外聽補坍江之數。今據該衛呈報前情。除一面委官踏勘外。竊惟田去糧存。實係弊政。屯種貧軍。難以

包賠。極貧之戶。未免賣房鬻子。償納前銀。若不極爲分豁。誠恐賠納稅糧不堪。逃亡相繼。成熟田土。亦轉拋荒。如蒙乞敕戶部轉行南京戶部。委官一員。會同踏勘。果係坍塌。量與分豁。額糧虧缺。卽將前項積出餘糧。補足原數。如此則國課不缺。窮軍亦裕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一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顧開雍偉南

宋存棊端木泰閣

呂司馬奏疏

疏

呂先洵

修水利以保財賦重地疏

江南水利

今天下大計。在西北莫重於軍旅。在東南莫重於財賦。而蘇松等府地方。不過數百里。歲計其財賦所入。

乃畧當天下三分之一。由其地阻江湖，民得擅水之利，而修耕稼之業，故也。近歲水路漸涸，有司者既不以時奏聞，而民間又不肯自出其力，隨處修治。遂至於大壞，而潴泄之法，皆失其常。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頻遭水患，而去年尤劇。今年又值旱災，其始高阜槁枯，至七八月間，河浦絕流，雖素稱沃壤之田，皆荒落不治，而耕稼之民，困餓流離，無以爲命。伏蒙皇上憐其疾苦，詔蠲常稅數十萬石，又令郡縣發廩以賑之，恩澤甚厚。田野父老，莫不感激泣下。然困者

未甦、饑者未飽、而公私儲蓄已告空竭矣。萬一來歲
雨暘少愆其候、民復告饑、又將何以繼之。此臣之所
以私憂而過計也。臣聞善治病者必攻其本、善救患
者必探其源。水利之興廢、乃吳民利病之源也。蠲賑
優矣、而水利不修、是猶治病者專療其標而不攻其
本、未有能生者也。臣愚以爲莫若兩利而並舉之。此
標本兼治之方也。臣嘗巡歷各該地方、相視高下、詢
問父老、頗得其說、輒取條爲五事、仰俟 聖明裁擇、
一曰廣疏濬以備滯洩、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三曰

復板閘以防淤澱。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五曰專委任以責成功。何謂廣疏濬以備潴洩。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翁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非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畝引江湖。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潴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年以來。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二曰劉家河。然

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湮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菱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泖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

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滯。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滂無所憂矣。乃濬臧村等港以溉金壇。濬澡港等河以溉武進。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凡岡隄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何謂修圩岸以固橫流。蓋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滯而難洩。雖導河

古○鄉○有○塘○長○之○役○昔○以○修○塘○也○今○僅○以○溝○河○耳

澹浦引注于江海而每遇秋淋泛漲風濤相薄則河

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

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郊亶亦云治

河以治田爲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詢問故老以爲

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

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贍不暇

方之田○水○旱○無○備○者○止○以○無○

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

溝○池○圩○岸○故○耳

爲存亡也失今不治則坍沒日甚而農來日蹙矣宜

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

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爲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於江江之水。自高于海。不待決洩。自然湍流。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鉉引以資灌溉。蓋不但利於低田而已。何謂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漫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卽菹茹成陸。歲修之則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

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益謂此也。而宋臣邾僑亦云錢氏循漢唐遺事自松江而東至于海又遵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蓋與僑之言頗合然多湮廢唯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卽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於橫瀝練塘等處各置閘如舊臣訪諸故老皆以爲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

久而不壅，蓋不獨數處爲然也。何謂量緩急以處工費？夫經畧得宜，則事易集，施爲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有興作，皆併役於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食告匱。爲今之計，宜令所在有司，檢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水最急，某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則今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以先時而集矣。但方今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旣不可加歛於民，而內帑又不敢望，乞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係糧解大戶侵

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追自嘉靖二十四年以後者

此項在令內不可呈奏

照舊起解二十三年以前者量支數十餘萬兩存留在官畧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行令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爲一等壯健有力者爲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糧一體通融給散各另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年分每於冬月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皆取於侵欺

不足則繼之以賦贖。大約三四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三四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輕重。四府所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放免者卽三四十萬。他日荒亡。逋負不能追徵者。又不知幾十萬。以疏濬之費。准其凶荒陰耗之實。其孰得孰失。孰多孰寡。不待較而知也。何謂專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爲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爲難。臣嘗仰稽先朝大臣奉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於水者。殆不過數人。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

忱功効最著。吳民至今思之。夫忱之才固。有過人者。蓋亦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來江南。數被水患。常遣大臣疏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亦不服爲。國遠慮。此臣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勅撫臣務爲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疏治經畧之宜。工成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成功焉。其府州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皆必考其水利有効。方許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

財而償事仍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
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五者治水之要
也臣嘗會集蘇州府知府范慶松江府知府何繼之
常州府知府符驗鎮江府知府林華嘉定縣知縣張
重崑山縣知縣宋伊吳縣知縣張思誠青浦縣知縣
楊垚丹徒縣知縣茅坤金壇縣知縣黃縉等面議可
否皆以爲便臣又精思累月乃敢昧死 上聞然臣
猶有三慮焉臣聞羣志難集浮言易興是以事每阻
於旁撓功多毀於垂成臣竊見上流喉咽之地淤澱

豐衍。多爲民間所據。一旦欲取而疏之。是必游揚其
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一也。工役之費。出
於侵欺。而善侵者。類多豪猾。憑藉根連。堅不可破。臣
嘗廉治二十餘人。而有司皆畏其口語。莫敢窮竟。今
欲悉其類而清之。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
臣之所慮者二也。郡縣有司。咸受約束。而責以成功。
其志在於生民者。固皆欣然樂於從事矣。而其因循
觀望。隨俗俯仰。以規速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
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三也。臣愚以屏此三者而後

皇明經世編

臣集二公政

卷之八

八

平露堂

五事之功可成也。伏乞皇上仁明獨斷，勅下該部詳議施行，民生幸甚。

集

說

龔輝

採運齒說

川蜀採木

公素命採木，發仁壽宮，故作此說。

謹按全蜀古梁益之地，險厄四塞，獨冠天下。唐杜李

二子形諸咏歌，至稱天以擬之，固以見非人世所宜有也。乃若採取所由，特異內壤，人跡不到，魑魅魍魎之區，其山則有若青岡黑蕩，古嘴磨角偏脚，坎頂薄

刀槍木殺人，剛腸猿猴，菩薩峻虎，陷鬼蛇，退馬鞍之類。其水則有若龍吼魚，羊角雞肝，臊虎，喂滅落，肴結，炎雷鳴，混陣，甕柄，剪刀，閻王，老虎，帚節，鬼門，以至眼號，穿錢路，名鬼，錯灘，成入害，崕日，萬人之類。願名思義，險實與俱，第不幸而不遇二子，寂寥無聞，其亦幸而未經品題，不拒人於千里，自分終棄之材，猶得以登廟堂之用也。作山川險惡，寒巖冰壑，崎嶇萬狀，攀木緣崖，索橋偃僕，升之則躋於九天之上，降之則入於九地之下，怵目駭心，神竄飛越，作跋踈艱危，嘗

聞蝻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禽獸偏人，自古爲然而
况深山窮谷，老箐荒林，固其所窟穴哉，作蛇虎縱橫
道里之遠，程以千計，夫役之衆，日以百計，供頓之繁
歲以萬計，櫛風沐雨，水陸疲勞，雖雞犬亦有不寧者
作採運困頓斷岸千尺，下臨無際，結構重疊，綿亘數
里，作飛橋度險，梁棟美材，天地固秘藏之，重以頻年
採取之故，所遺無幾，崇岡疊巘，限隔高下，其爲力且
百倍於曩時，作懸木吊崖，人日食米一升，一夫負米
五斗，往返之期有七日，自給之外，僅足以給二人，萬

一變生不測，趨赴少後，緩急將何所濟。作饑餓流離，輕生嗜利，夷虜之常，以逸待勞，以衆暴寡，昏夜乘間，將何所不至哉。作焚劫暴戾，天災流行，世所必有，加以蠻烟瘴雨之所侵淫，饑渴勞瘁之所搖奪，鮮不及矣。作疫癘時行，至若灘高水落，爲力尤難，築堤壅泉，架木飛輓，若輓轆之汲井然。游移前却，日不能以一里。作天車越澗，波濤泛漲，衝激四出，挽留無計，仰天太息，要之水旱俱病，惟川蜀爲然。作巨浸飄流，上自藩臬，以至若府州縣，轉相督責，撫字之心，誠勞而職

業固然不敢怠廢矧無知犯法小民之恒性哉作追呼逮治山林材木初不必其皆良兼之天時人事參錯不齊外直而中空者十之八毀折而遺棄者什之九僥倖苟且百纒一二宿負未償新逋是急稱貸不足繼以田宅田宅不敷繼以子女子女不給隨以妻妾夫人孰不欲有宮室之奉夫妻子母之屬哉自全之道固如是也作鬻賣償官驗收登記比次成筏連筋拔頂額募器用之類種種各備每筏爲木凡六百有四爲竹凡四千四百有五爲銀以兩計者凡百四

十有八、公私耗斲、莫可勝記、作驗收找運、自蜀至京、不下萬里、每運爲筏、以二十三十爲率、每筏運夫四十、每夫日計直十分之五、大約三年、其爲直殆且六萬、要皆生民膏血、日腹月削、其存幾何、父老子來、曾無寧歲、出萬死於一生、作轉輸疲弊、噫、不身膏野草、則葬於江魚之腹、隨其所在、動若陷窾、彼青黃雕刻、木之災也、榷楠杞梓、獨非生民之災乎、夫榷楠杞梓、受護而保全之、徒以應用營建所需之故、而傷陛下赤子、曾榷楠杞梓之所不若、每三復莫楚之詩、爲

卷之

卷之

之於邑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二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璠公

橋李沈嗣選仁舉叅閱

歐陽南野文集

疏

歐陽鐸

二王禁中成婚疏

二王
婚聘

查得 大明會典、親王婚禮、洪武年間成婚在

皇城內、妃家於親迎前擇日將房奩牀帳等物、至

王府鋪房、禮部預先奏知、至日、妃家備鼓樂迎引、從午門、東角門入、鼓樂止於闕西、妃母或親戚入內陳設、弘治年間、諸王先期移出、皇城外府第、妃家鋪房、各於其府、前項禮制、先後不一、臣等看得、親王婚禮、關係大典、而先後異同如此者、蓋緣我太祖高皇帝、以父皇婚子、是以就禁中、成禮、將之國、而後出就外府、我孝宗敬皇帝、以先皇婚弟、是以移出外府、既成婚、而後之國、仰惟皇上德配皇祖、天錫純佑、二王睿質夙成、選婚協

旨。皇上以父皇爲子納。妃蓋自太祖成祖

之後百八十餘年。所僅見者。比之宣德以至弘治年

此兩當有異同

間皆以兄皇爲弟納妃。事體旣殊。禮制自異。臣等竊

惟今日。二王婚禮似當從皇祖之制。鋪房合巹

皆就禁中成禮。臨當之國。乃出外府。伏乞聖明裁

定。庶臣等開擬儀注。不至錯誤。嘉靖三十一年十一

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着於各府行禮。

江西王府分管府事疏

江西王府
分管府事

皇明經世編

歐陽南野集
卷之十一

二王
婚禮

平露堂

竊惟名正而後言順、言順而後事成、今日江西宗室之爭、大要始於名分不正、若復處失其當、將來爭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費朝廷處分、臣等有不得辭其罪者、故敢冒昧爲皇上陳之、照得管理府事之名、蓋郡王故絕、而其府各枝宗室、不得獨以其官稱、如將軍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將軍、如中尉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中尉、其府之名不可革、其府之印不可毀、乃推將軍中尉一人、授以管理府事名目、一切名封等項、得行使該府印信、啓請親王轉

奏其署銜則稱某郡王府管理府事鎮國將軍某。此
臣等所謂名正而言順於事理宜然者也。且各枝宗
室悉受親王約束而管理者止是承行啓奏其分
不失其防微慮遠之意甚深。故得以息其覬覦之爭
久而愈定。若親王府則事體與郡王萬萬相懸。而江
西之事則又有大不同者。緣宸濠既以謀反伏誅其
國應除其寶已毀其爵永不應襲其府名已不復存
一時宗室郡王據其各相攻訐雖與反者干涉各有
焉宗藩所污者朝廷赦已明曠恕不當復
淺深而皆不能無染荷蒙皇上赦除其罪復其爵

祿各得掌其印信以其爵自達於

朝非若將軍中

尉之官必係郡王府名而不得獨以其官稱者當時本部以兵部題行撫按勘議遂定管理府事名目而不敢復冠某府二字於上亦以爲得權宜之道矣但既云管理府事則所管理者爲何府之事是顯除其國而陰存其名也至於防微慮遠倉卒之際未及詳議遂使管理者以郡王鈐東郡王事體幾與親王無異是不與其名而顯與其實也此臣等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事理未宜者也夫陰存其名焉知不有

循名以責實者。顯與其實。焉知不有據實以求名者。今纔一易世。遂競起而爭。雖以管理爲說。竊恐意不徒在於管理。非分之望。或根於心矣。故彼則恐此之久據。而多方以搖之。此則恐彼之傾奪。而多方以持之。此臣等所謂將來爭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費朝廷處分者也。夫始議成於倉卒。其失猶有可諉。今事勢已定。事机又可測知。且郡王旣得以其爵自達於朝。而爵同者。欲其承受鈴束。勢必難久。又事理之顯然者。臣等不言則始一誤。而今再誤。罪誠有不得。

辭矣。伏望 皇上俯采愚慮，及撫按三司等官翁溥、蕭端蒙等勘報之議，革去管理府事名目。比照 交城、襄垣、慶成等府事例，將 建安、樂安、弋陽三府有郡王者，宗儀人等各聽該府管束。及奏請名封等項，其冠帶、石城王未奉、明旨復爵，難遽比照。郡王行事當與 瑞昌等四府一體照支。屬遠近分附三府。今據其宗派，則 鍾陵與建安爲近，臨川、宜春、瑞昌、石城四府與樂安、弋陽爲近，合無將 鍾陵一府分附 建安、石城、瑞昌二府分

附 樂安。臨川 宜春二府分附 弋陽一應該
奏請事務。附府轉奏。拜進 表箋慶 賀救護隨府
行禮。其三府迎接 詔勅則輪遞從尊。庶觀觀之漸
可杜大競之端可息矣。及照 獻惠二王。大宗廟祀
本非小宗支子。所得專主。合無每一易世。請奏 欽
定一王奉祀 宗廟禮以義起而制命自君。既不得
專管亦不許專擅輪遞。庶於事體爲順。再照各該府
并分附府分各 宗室儀賓仍乞降 勅一道俱照

嘉靖十五年題

准事例。朔望赴各府畫押聽各

郡王鈐束關防其樂安建安二府止照原降印信行事。弋陽王府管理府事印信行令繳進另行具奏鑄造。弋陽王印候冊封之日再行頒給中間尚有未盡事宜仍令撫按官逐一議處停當作速回奏以憑題請施行。臣等再三叅詳各官陳奏之詞似謂彼中人情事勢無以易此但事宗室

予奪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聖裁嘉靖

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具題二十一日奉聖旨

是這事情你每既議擬停當着各府分管不許再來

擾奏、

中尉女授宗女宗壻名號疏

宗女

切惟 國家大事 祖宗之制所當申明時勢之窺
所當變通二者議政之大經也照得 郡王孫男

祖訓有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尉之文孫女則縣君
鄉君之號止於曾玄而五世不復及焉夫 祖訓於
起居飲食之宜宮室器用之制纖悉曲盡豈獨缺畧
於此蓋孫女至於五世親屬疎遠若一槩授以封號
給以祿秩非惟勢有所不能及而恩亦有所不能溥

者此祖訓之所以不載也。今觀郡王之女其祿米比曾孫孫女祿米僅比六世孫。聖祖深遠之慮可推而知矣。况女既有婦則其夫家生業足以自贍。朝廷稍加光寵即足爲恩。固不必強勢之所不能。而盡授以封號祿秩。此則祖宗之制所當申明者也。若以時勢論之。洪武間初封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至永樂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通計百二十七位。未爲多也。而當時祿米已不能全給。藩府纔本色六千石。秦府魯府唐府

各五千石。代府三千石。遼府韓府伊府各二千石。岷
府一千五百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千五百石。
而郡王又嘗於數內分撥。俱不滿萬石之數。蓋天派
日衍。稅糧有限。祖宗預計其必然。而遠爲之慮者如
此。今各親郡王將軍中尉。計九千八百二十八位。女
計九千七百八十三位。通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位。
其位數多國初一百五十倍。其來者尚無紀極。而親
王本色祿米。又無不給萬石者。計天下歲供京師米。
四百萬石。而各處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視輸京

師之數。不啻倍之。皆國初所未會計者。且民間稅糧。有減無增。豈惟將來莫知所處。即今在在已無措矣。即如山西一省。存留米麥一百五十二萬石。而宗室祿米。該三百一十二萬石。河南一省。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一百九十二萬石。是二省之糧。即無水旱蠲免。升合俱完。猶不足以供祿米之半。况官吏俸廩。軍士月糧。皆取給其中。如之何其能供。前此豐林王台瀚奏。要限定郡王將軍中尉子女。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夫台瀚亦郡王也。豈其獨不

欲富而爲此言哉。蓋以宗室祿糧雖有定額而有司不能全供。必數懷觖望。有司缺乏。未能辦給。而宗室勢欲全得。必數受侵侮。政令因之阻格。國計無繇充足。不若使各受冠帶月糧。從其自便。各治生業爲兩利也。夫祖訓所載者。祖宗時亦不盡足其數。而豐林王尙欲爲裁限。况中尉之女在。祖訓所不載。乃當祿米無措之日。而欲於祖制之外。盡授封號。徧給廩祿。臣等實未見其可。此則時勢之窮。所當變通者也。又查得靖江王府鎮國等中尉之女。俱遵奉

祖訓例不授封。今秦晉等府其初則與靖江府親疎少異。既傳至中尉則其女同爲。皇家祖免以下親之女矣。伏乞 皇上推廣聖祖之意。裁成昭代之制。凡各王府中尉女。及選配子弟。合無聽本部題請

聖恩。授以宗女。宗壻名色。仍給與冠服婚資。其冠服宗壻視文職。宗女視命婦。出鎮國位下者。冠服七品。并婚資共給銀百兩。猪羊各十隻。出輔國位下者。冠服八品。并婚資共給銀九十兩。猪羊各八隻。出奉國位下者。冠服九品。并婚資共給銀八十兩。猪羊各六

隻俱行各該布政司關領其宗婿就各該王府冠帶謝恩不必赴京仍聽其自便不必在府隨衆朝叅有司以禮相待照品官例免其雜泛差役如有志科舉者聽提學官比照教官科舉例考選進場蓋

郡王子孫祖訓猶許其出仕則宗婿可以類推矣擴祖宗有限之制而溥皇上無窮之恩酌時勢之究而盡變通之道臣等愚昧不勝拳拳其秦府奏請鎮國等中尉乘榷等各女婚選如蒙皇上

允臣前議裁爲定制容臣欽遵題請施行嘉靖三

十二 十一月初四日、其題初六日奉 聖旨、准議
行。

覆朝鮮王請收買律管疏

屬國
樂器

准朝鮮國王李峘、咨稱議政府狀啓該禮曹呈備奉
常寺、申本寺、厚貯律管、俱各損舊、致使編鍾等器、不
相相應、又兼本寺該用各樂、原習於 中國、近來訛
誤居多、無從校定、查得洪武三年二月內、該高麗恭
愍王、移咨都省、乞於中國樂工內、擇取精通衆音者
二人、發送傳習、當准回咨、著將合用樂章、令習學人

親齋赴京習學永樂三年四月內又該本國爲因宗廟社稷樂器損舊咨請禮部齋價當蒙本部奏奉

太宗皇帝聖旨樂器與他欽此將樂器給賜外竊蒙屢朝皇恩實出尋常即今原用律管歲月既多所

差益甚兼該寺訛傳已久漸失其真合無差委樂官前赴京師按定等因爲此今差樂官一員樂師三名齋帶價布跟隨賀至陪臣前赴京師煩爲轉達特許收買及行太常寺選樂工技以同聖朝律度量

衡之制等因備咨到部看得朝鮮國王李峘咨稱律

管損舊音樂訛誤乞要收買及校習各一節爲照朝
鮮之事 朝廷職貢甚謹 朝廷之待朝鮮恩禮素

優其所稱洪武永樂年間事例蓋備述我 太祖

同一屆間耳從此而今皆盛衰之際使人流連

成祖恩遇之隆以深致其慶望之意故有今日且正
朔所及量衡必同而况管籥音律爲禮樂之大者豈
敢不請 聖朝擅自制作其所據陳請似應 俯從

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行移太常寺選取精通音律

樂舞生二名與差來樂官樂師逐一校正其律管合

無 俯從收買惟復 特恩頒賜以示優禮嘉靖三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律管着賜
與

覆請勅諭倭夷疏

勅諭
倭寇

臣等看議得聖王馭夷因時制便各有攸宜日本於
國家雖非請封受冊頒曆朝正之國然自永樂
以來許令十年一次入貢至則豐其賞賚通其互市
蒙 恩甚厚乃今納我逋逃王五峯潛藏彼國糾引
夷醜入寇沿海州縣大肆焚掠所據巡視浙江右僉
都御史王忬南京吏科給事中張承憲各奏請 勅

旨責諭，一則欲因其懷恩，曉以大義，使縛送拔華之賊，一則欲絕其封貢，震以天威，使殄穢猾夏之夷。蓋日觀事勢急迫，多方消弭，足見諸臣悉心籌慮，但要責付朝鮮琉球傳諭，須待二國使至，令通事譯審果與日本原無仇隙，舊通往來，然後請給，庶幾付而必受，受而必達。及查祖宗朝未有勅付隣國宣諭之事，防微慮遠，蓋有深意。又日本素稱貪狡，習爲悖驚。先朝數因事頒降勅旨，曉諭俱未見輸誠悔謝之奏。至嘉靖初年，貢使宗設構亂，虜我職官宋

璉等以去。聖怒赫然。阻絕其貢。既而鎮巡官爲之
懇請。荷蒙天度優容。不追既往。而役王亦未曾將
宗設等縛解。宋璉等送還。止據夷呈稱諸人俱已
遭風亡沒。竟亦莫究的確。跡其平素如此。恐未可徒
以言語化誨。而震懾之者。夷情叵測。國體攸關。臣等
恭詳各官所請。本欲紓急目前。今倭寇既退。似可且
倂合候。命下。備行巡視都御史王忬。深察此夷謫
詐反復。即今但申嚴如此處分及爲得宜。祖宗備倭之法。其○勅旨宣
諭一節。付與琉球朝鮮。既無舊例。合待日本貢使至。

日酌量時勢緩急另行 奏請臣等奉 命查議不敢不竭其愚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

朝鮮擒獲倭犯疏

褒獎 屬國

該朝鮮國王李恒奏奉 聖旨禮兵二部看了來說 欽此臣等謹欽遵 查得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內該

欽差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泉漳地方右 僉都御史王忭題稱倭寇流劫閩浙沿海地方又該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馮祿奏報山東靖海衛地方倭

寇登岸放火殺人等因。節該兵部題奉 欽依通行沿海地方嚴加隄備去後。又查得嘉靖二年十一月內該朝鮮國王李懌奉稱倭奴打攪 上國仰仗

皇威勦殺幾盡并將賊倭二俘首級三十三顆差刑曹參判成洗昌賚領前來等因奉 聖旨倭賊構亂

懼罪奔逸朝鮮國邊臣擒賊幾盡又搜獲被搶人口國王李懌差官押解伴送前來具見忠順寫勅褒諭奏內事情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該兵部議擬國王并領兵官俱應賞賚其齎本押解官員人等宴賞之外

比照各邊報捷人員事例加賞等因節該題奉

聖旨是朝鮮國王李懌忠順可嘉照前旨寫勅賜銀一百兩錦四段紵絲十二表裏差來陪臣成洗昌及領兵官蘓洗讓李繼長鄭永謙吳堡黃琛孫仲暉各賞銀二十兩紵絲四表裏就着成洗昌賞去其餘從人押解等項人員着禮部查例加賞中林等二名都察院擬罪來說欽此又該禮部查無外國獻俘賞例止查照本國進貢賞例議擬題奉 欽依各陪臣於賀至 欽賞外刑曹叅判賞織金紵絲衣一套綵段

四表裏折鈔絹五疋、書狀通事并押解官俱每人賞
素紵綠衣一套、綵段二表裏折鈔絹布各二疋、從人
每人賞絹衣一套、折鈔布各二疋、俱與靴襪各一雙
今該前因行據禮部主客清吏司提督會同館主事
張東周呈稱譯審得朝鮮國差來陪臣二起、內一起
刑曹叅判李澤、書狀官成義國、通事安自命、崔洗、協
高彥名、金希緒、吳洗良、軍官洪守讓、呂門望、唐彥弼
睦諄、鄭壽、聃李碾、權士禮、從人朴孝欽、李福齡、末享
石伊、莫同、李漠、仍孫李原宗共二十二員名、係慶

賀冬至令節、順押捉獲倭犯人員、據此、臣等會看得
倭奴無道、寇我海濱、朝鮮國王李暉一聞、賀節陪
臣傳說、即令沿海地方、整點嚴備、預防奔逸、旣擒獲
倭犯、及銅鏡、木牌等器、即差賀至陪、臣管押解、獻
仰候、朝廷處斷、具見本王恪慎守藩、忠誠效職、伏
乞、皇上降勅褒諭、仍特加賜賚、用旌奉藩之忠、領
兵等官、南致勤金中烈、金景賜、金贊、金鎔、李善源、金
仍慎之、祥、或指授方畧、或奮勇接戰、俱各有功、與管
押功曹叅判李澤、相應、比照嘉靖二年例、給賞銀兩

紵絲靴襪書狀官成義國等通事安自命等軍官洪
守讓等從人朴孝欽等俱各押解有勞亦應比照前
例加賞段絹靴襪合候 命下禮部開赴 內府該
衙門開出銀段等項先將李澤等委官於賞房前唱
名給散其 欽賜國王并 欽降勅書俱付陪臣李
澤賚捧回國啓王祇領其賞賚領兵官者亦付李澤
順帶啓王 頒給仍備將會議緣繇一咨法司將望
古三夫羅等犯并銅銳木牌等器究問審驗明白徑
自奏 請定奪一咨都察院轉行巡視海道都御史

王忬益嚴姦民私通倭奴防禁。一咨行本王知會一體欽遵。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奉 聖旨是。

覆交城王奏討樂戶疏

王府樂戶

看得 交城王奏稱該府分封另城居住獨無樂人應用及稱各樂雖解府應用原非管束以致隨奏隨逃要奏討管束一節該司查據節年事例慶成等一十一府俱另城居住俱是遇有公務暫撥樂人應用則不特 交城一府獨無撥與樂人又本府自正統

二年分封至今、一百一十餘年、未見缺少樂人、廢失典禮、又樂戶郭義等、素隸有司、管束亦且不免逃亡。豈有王府管束、便能使之不逃。及照各王府、設有樂戶去處、徃徃致各宗室縱恣淫慾、甚者花生子女。瀆亂天潢、以至奏革名封。本部方欲題請議處、用圖保全宗室、兼恐有等無籍樂人、利於投入王府、公行影蔽他人、躲避有司、繁雜差徭。又或各王府下人、借此招引無賴、增樹爪牙。張勢生事、甚則窩隱盜竊賭博之徒、有司不能禁捕、俱屬不便。以故本部每遇奏

討樂戶。未敢輕易題覆。今本王又有此奏。必是府縣有司。肆意慢忽。凡遇本府行禮之期。不以樂戶人等依期撥送。以致奏請不已。抑恐或有前項躲差。及招引等情弊。俱合查究。爲此合咨貴院仰煩轉行山西巡按御史。即查各樂人。如有營求。投入影蔽。避差情弊。徑目究治。或是本府下人。意圖招引無賴。就行本府教授啓。王嚴加禁約。如是府縣有司。不行依期撥送。亦要着落守巡該道督責。不許怠忽取罪。仍查西河陽曲二府。與交城同分封平陽府地方。見今二

府迎接 詔勅拜賀節令及寇婚喪祭等禮合用樂人府縣作何應付應否與交城府事同一體希將查過緣繇回報以憑施行

陝西番僧乞撥軍匠護勅寺疏

陝西勅寺

該陝西都司岷州衛大崇教寺番僧令占惡行奏先於宣德二年奉 欽命差太監王錦羅玉杜馬林等起調陝西都布二司軍民人夫 勅建寺院一所給與護 勅二道 賜額大崇教寺奉兵工二部勘合本衛撥發軍匠劉友等五十名專一在寺看守後成

化三年，有寺前中殿被火燒燬，三十餘間，後遺鑿
駕等項殿宇二百餘間，見在將軍匠劉友弟三十名
各調城操，成化十三年七月內，奉兵部職方清吏司
勘合，本衛仍撥原額軍匠郭玉徐來保等二十名，在
寺看守。鑿駕供噐等項，本衛亦不係調用人數，俱
係木鐵等匠，至今一百三十餘年，見有勘合本衛印
信帖文存照，近年以來，被本衛千戶張德軍吏孫大
經于文周官羅四張鈔二等，不遵朝廷勅諭，合
朦朧徃徃攬差軍伴到寺，將原撥軍匠郭玉等二十

名內調去朱友亮楊保兒原保曾義姚李加狗等六
名俱發各項當差本寺止遺郭王徐來保等一十四
名又不時差發占用今本寺年久坍塌數多缺乏人
匠無人修補殿宇有壞鑾駕等物是令占惡竹等
衆僧倘蒙各邊調遣撫化番夷後遺鑾駕勅書等
項無人看守係是邊境一時有失難辦望皇上
思念太祖舊制鑾駕等項乞行禮部轉行鞏昌
府巡按御史照舊免撥差役撥補二十名看守修理
勅建寺院臣等僧衆祝延聖壽撫化番夷等因

看得大崇教寺遠在邊圉其僧素能撫化番夷宣德
成化年間欽賜護敕併給軍匠者無非所以綏懷
柔服之意所據令占惡竹奏免軍匠差役一節又在
彼中本部無憑查處爲此合咨貴院煩轉行彼處巡
按衙門即查該寺原撥軍匠若干是否專爲看守其
千戶張德等應否差用如無他碍徑自酌處或照舊
額二十名追給補完或據見在十四名准免差撥期
在處置得安不失軍衛之體而又有以服番僧之心
朝廷賜僧駕馭之術臨寓于中此亦
庶爭端可息而地方亦有攸賴矣仍將查處過緣繇

送禮札要

轉咨本部以憑查照施行

議

郊祀議

郊祀

嘉靖九年二月十一日欽奉 勅諭議 郊祀大禮

今臣等各陳所見者，臣淺陋庸愚，何以對揚，竊惟二儀定位，天高而地下，先王制禮，天尊而地親，故我

太祖皇帝，兆園丘於鍾山之陽，兆方丘於鍾山之陰，用周禮也，行之十年，乃更爲 大祀之殿，定合祀之儀，又行之二十餘年，而 太宗皇帝承之，百十年來，

論者類疑其非古，然以太祖非無爲而變，太宗非無據而承，况土木一興，財費不貲，事干國典，不敢易言耳。茲遇陛下博稽古典，臣工何容異議。雖然，古不可倣，亦不可泥，叅之酌之，與時宜之，是在陛下聖明而已。况周禮固有不可知者，臣請先舉其畧而後效其愚。謹按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丘，可以見天地之分祀矣。然未知其兆於南郊歟，抑南北二郊歟，不可考也。及考大宗伯掌建邦禮，則禋祀祀天血祭祭社，而無祭地之禮。小宗伯掌建神位，則右社

稷。左宗廟。五帝四郊而無地祇之位。司服則祀天大裘祭社。希冕而無祭地之服。乃若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圭璋琥璜禮四方。則無禮社之玉。典瑞四圭祀天。兩圭祀地。璋邸射祀山川。則無祀社之圭。何其闕畧如此耶。或謂天子之社。非諸侯各祭一方者比。古無北郊社以祭地也。故尊與郊等。親與廟並。故武王伐商。類于上帝。即宜于冢土。成王遷洛。用牲于郊。即社于新邑。周禮蓋言地。即不言社。言社即不言地耳。信斯言也。則既謂右社稷。又曰澤中方丘。何其

乖錯如此耶。意者國門之內除地爲澤而築丘祭社如古者壇墠之制歟。或社稷在國都之右。因澤爲丘不必於門內歟。是又未可考也。臣故曰古不可悖。亦不可泥。得其意不踐其迹。時之爲貴可也。臣請備言之。臣按圓丘方丘周禮之文也。南郊北郊則漢儒之說也。不屋而壇。虞夏之禮也。明堂祀帝則周人之制也。周人不能盡用夏殷之故。漢儒不能盡明周禮之義。後世又安可盡以爲據也哉。臣惟地配天而無疆者也。上下陰陽之辨耳。故異郊可也。同郊亦可也。天

無往而不在者也。惟精禋馨香之格耳。故于丘可也。于屋亦可也。况大祀殿蓋取諸明堂。且又聖祖已成之制也。陛下孝子慈孫之心。宜未忍有他

議。聖意惓惓者。獨以合祀非古。亦非聖祖之初

耳。雖然。古者茅茨土階掃地而祭。簡朴之道尚難盡復矣。而聖祖更定古制。固將來爲可繼也。臣愚何足以知之。無已。則請仍大祀殿以祀天。而日月等天神爲壇以從。改山川壇以祀地。而山川等地祗各爲壇以從。至於各有廟食者。各帶其廟。不在祀典者。

不秩其祀。庶幾事簡易從。古禮不悖。而聖祖之制亦不廢矣。議者以爲祭於屋。親之也。人道也。於帝則可。於天則不可。臣竊謂天帝一也。書言類于上帝。詩言上帝居歆。皆天之所稱也。其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蓋周人報本之祭。則於郊。因事而祭。則於明堂。異其名號。以爲識別耳。况籩豆璧帛。莫非人道矣。屋何爲其不可。且明堂乃國門之內。聽政之所。猶可以祀帝。今殿以專祀。不以聽政。而且遠在郊外。亦何害其爲尊。臣伏觀聖祖有云。今

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大哉言也。微臣願陛下率聖祖斟酌損益之道。垂百世可繼之統耳。議者又以爲仍大祀殿以祀帝。而別兆闈宜以祀天。臣以爲嫌二壇也。夫祭莫尊于天。莫親於祖。親者之祭尚不欲數。而况於尊者乎。祀祖不可以異廟。祀天可以二壇乎。周之明堂。王者之堂也。而因用以祀。猶之國學以教也。而養國老於是。釋奠於是。獻馘於是。故無二壇之嫌耳。臣伏覩洪武二年。翰林院學士朱升

議齋戒之期。聖祖諭之曰。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爲不敬。可於臨祭齋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大哉言也。七日尚恐其久而易怠。二壇不慮其黷而不精乎。臣願 陛下法 聖祖防怠致

精之意。垂百世可繼之統耳。議者又以爲冬至祀圜丘。季秋享明堂。周禮也。今從其明堂之享。則用冬至也。何居。臣竊謂 大祀殿非明堂也。稽明堂用屋之義耳。况冬至亦據一時言之也。記曰。郊之用辛也。周

之始郊。日以至。夫周始用至。則古者各從其始。不必皆用至矣。記又有卜郊作龜之禮。春秋有卜郊不從之文。蓋周人始用至而遇辛。其後則用辛而卜吉。然則繼周者。卜日而祀可也。抑周之用至也。十一月爲歲首也。敬事也。然則繼周者。卜歲首之吉可也。况今祭器祭服祭樂。皆非周禮。獨至日從周乎哉。臣伏觀聖祖有云。祭於歲首。正三陽交泰之時。大哉言也。微臣願陛下法聖祖通變從時之意。垂百世可繼之統耳。議者又謂山川之有壇。古也。今改以祀地。則

遂廢矣。臣竊謂山川從祀於地，有專壇焉，惡得謂之廢。日月山川一也。我聖祖初有朝日夕月之禮，後以既從祀矣，遂皆罷祭，則亦謂之廢乎。且山川之專祀，臣固疑之矣。疑古者社以祭地也，而在國內，山川不得望也，故別爲壇也。今既望矣，而復專祀，不已繁乎。書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我聖祖亦云。自洪武十年更定社稷于闕右，比前人之所以禮殊式異，去繁就簡，大哉言也。微臣願陛下法聖祖去繁就簡之意，垂百世可繼之統耳。臣又聞時損則二簋可

享時絀則舉羸非宜今 陛下視今爲絀耶羸耶損
耶益耶夫敬 天莫大於勤民崇禮莫要於修政仰
惟吾 皇上究心民瘼恫瘝在身 皇天享德勿問
可知惟願吾 皇上益修勤民之政上克當於 天
心深致舉羸之戒下不傷於民財則成周之儀文不
必備而三代之治功可復見矣臣愚不勝倦切恐懼
之至

序

刻西關志序

四關
圖志

山蟠擁京畿西北，極東海之涯，蓋天作險固，以限隔夷虜，而保莫夫。皇極者也，斷岡陂陀，可以連車結騎，則建置關戍，截遏寇攘，以裁成輔相，天地之利，王公設險守國，蓋自昔慎之矣。居庸關北枕京師，迤西而南，爲紫荊，爲倒馬，爲故關，關戍大者凡四，與迤東山海諸關，並稱要害。歲分遣御史按行閱城堡，謹斥候，蒐卒伍，簡軍實，禁奸釐弊，興滯舉廢，賜璽書重其權任，而西關外連宣大二鎮，密邇強胡，內逼陵寢都城，及畿甸諸郡，南北喉吭之地，所繫尤重。關

舊有圖。按而索之於山川形似幾矣。而圖所不載。若古小史外史所掌。土訓誦訓所道。皆經畧者所欲知之。有不可缺者。御史王君士翹始考史集。繙案牘。葺四關之故。著西關志。四關各爲卷。而冠圖於卷首。總圖冠居庸之首。諸所宜備。區分類從。編成。來徵。予序關之設。以地制勢。以勢制勝。志所載於天星野。於地疆域形勝山川物產。於政城池軍馬倉庫教塲。征徑歲月屯堡祠廟學校風俗之類。以察稜祥之變。以知險夷迂捷之途。以定戰守援伏。正奇犄角之機。以考

容保綏懷調度富彊之畧。而制勅章疏藝文以盡。今昔興革之宜。其於天地人事之紀。燦乎可觀矣。王君按西滿歲所罷行建請。具有倫要。而其深憂遠慮。蓋剝膚隱屏之患。有視之無形。而索之無端者。志亦畧見其微焉。予旣才王君。又因以知其經世之猷。嗟夫。制治不及亂。保邦不及危。君子其必有同君之憂而慮之及早者。

記

羊角水堡記

羊角水堡

江右列郡十三，贛州邊東南，當其上游，外控汀漳，潮
惠閩廣之裔，壤地參錯，盤山藪盜，時出沒剽劫，而安
遠會昌間，則羊角水爲之咽喉，盜踰羊角水以西，則
襲長沙營，掠雩都信豐贛諸縣爲擾，以北則攻會昌
城西犯吉，東侵撫建諸郡爲擾，故羊角水置堡屯戍，
卒隸會昌守禦千戶所，與長沙營守備都指揮部兵
相爲聲援，蓋古者遮要害，遠斥堠之義，而堡卒單弱，
盜來不能偵，至不能禦，則閉門自保，堡傍居民餘千
家，數遭毒虐，守備官乘長沙營領所部，寓會昌城中。

而堡益孤懸矣。嘉靖癸卯大中丞東厓虞公撫臨茲土。既擒捕諸縣逋寇。乃營復長沙營。使守備守部兵還居之。次將議羊角水會。居民羣聚來訴。願自出力築城爲衛。而官董其成。公移書兵備副使薛君甲。薛君按行。還言堡以衛民。而僻枕山隈。與民居相去里所。緩急非益。譬以民委盜。而爲之資糧館舍者也。如城居民移戍卒城中。民倚城爲固。藉卒爲壯。小警自可支。卒有大警。益增兵戍。上之相便。擣其巢窟。下之奮武。遏其奔突。盜至無所掠。欲深入。又狼顧。恐吾議

其後制勝之上也。報公公可聞之。撫按撫按。善申勅所司。并心一力。敬須公畫。乃度地計功。諸役競勸。百堵皆作。未踰時而城成。周三千尺。高三十尺。有奇。闢門三面。公館中居。屹然巨鎮。表裏齒唇。盜不敢窺。郡縣吏士申民之情。來屬文紀事。始予惟事弗豫。無備。弗因罔功。豫者先乎幾。因者順乎人。國家置總憲行臺。控江湖。閩廣之交。簡命憲臣。提督四省軍務。所轄八府二州。官方民事。無所不得問者。然而奉 璽書行便空曰。兵機戎政。張弛緩急。四省倚爲女危。其

最要者也。此入府二州各統於其省之撫按官而撫按官治之。視其他郡縣常畧以爲兵機戎政。璽書

有專責焉。使一聽於提督不可參也。爲提督者或以其智之所及無巨細無所不問爲撫按者亦以其位

之所臨無詳畧無所不問故智分於泛察權撓於參

尸。惟東厓公畧細而務大提綱以振目日惟簡軍實

蒐卒伍申賞罰相機空摘發奸慝落其牙距薙厥繇

蘖四履日靖軍聲大振猶懼變生所忽顛顛以求若

將不暇乎其他故能智無遺慮柄幾灼情動罔弗時

擬按諸公亦惟忠于謀國不私有已凡公所畫或聞而弗議或議而弗違若將拱手以仰其成故能乘時邁會不牽道舍之謀嗟夫慮精於一荒於泛功隳於參數於需獨此城也乎哉是役也費不甚鉅而所關至重保障係乎一方而其道可施之天下故予樂誦其成以爲理國者率是道而繇之庶績可幾而凝非謂東厓之功爲極乎此也。

推拓得勢